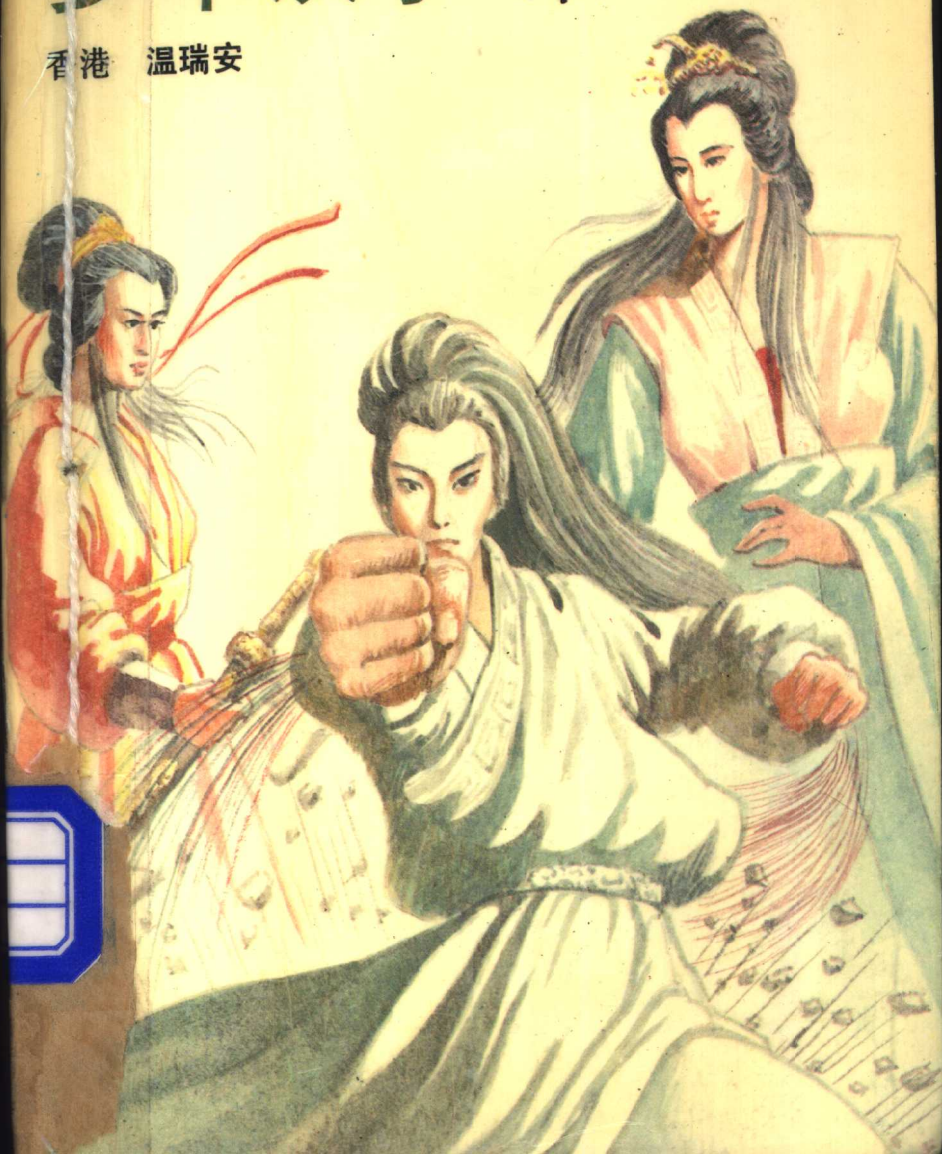


大名捕系列

少年铁手 (下)

香港 温瑞安



I24.08
325C-2

四大名捕系列

少年铁手 (下)

香港 温瑞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BC212/13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少年铁手(上、下册)
作者 香港·温瑞安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文字六〇三厂
规格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75 印张 310 千字
版次 1993年4月第1次
印次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0572-5/1·246
定价 9.50元

目 录

一朵鲜花插在刘芬头上	1
我还小,我不过五十七	7
锐气少年	15
老气青年	22
年年失望年年望	30
事事无忧事事忧	38
自欺欺人	44
自气气人	51
自凄凄人	58
自妻妻人	63
自栖栖人	70
自行闯过	83
痴	87
不怕痴	95
错	107

不认错	115
狂	121
狂得起	126
不信	131
不服	136
不屈	141
不怕	149
不死	156
不	166
绝不	172
我来也	175
我去也	184
山明水秀好刀光	189
刀光就是天光	194
铁手斗癫狂	199
我又来也	205
我不走了	212
一巴掌	221
断崖路	228
无理·无理·无理	234

有钱·有钱·有钱	241
有夫有妻有儿媳	250
有理无礼不管你	256
一把火	260
一脚踢	265
力拔山河气概死	269
千万不要	274
万万不可	279
千万不要要万千	285
一万个万一	291
力拔山兮乞丐死	297
牵一“法”动全身	303
有人想害你	311
债主已回头	317
大门	325
大斗	331
大关	338
大闯	343
大闹	351
我的头是我的	359

你的头是我的	365
请替我找头	373
当然由你打头阵	380
吃回头草的好马	388
我想从头开始	396
巴比虫	401
死就死	407
点就点	413
你同情我	420
我可怜你	424
你还是你	435
我仍是我	442
余勇	449
愚勇	457
全勇	464
蠢蛋	469
比蛋还蠢	475
四化大法	480
三不神功	490

力拔山河气慨死

梁养养死在厨房，锅里仍煮着面。

谁杀了她？

——谁是凶手？

先不是哀伤。

而是震惊。

一个好生生、活生生的人突然死了，乍遇此事，是教人无法接受多于伤心难受。

最伤心的人应该是死者最亲近的人。

养养死了，最伤心的当然就是梁癫和杜怒福。

可是两人反应迥然不同。

两人初都不信养养竟然如此便死了，梁癫即俯身喊她、探她、搦她、摇她，及至确定她已丧命，才抢天呼地捶心捶胸的嚎哭了起来。

杜怒福则很安详。

他脸上竟没有再出现怒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形

容的悲貌。

他竟跌坐闭目，仿佛入定。

靠近他的人都隐约听到，他以一种诵经似的喃喃低语：

“……这不是真的，这决不是真的，这绝不会是真的，养养，你没有死，你不会死，你决不能死……我在做梦，我是在梦中，我一定是仍在发梦……”

长孙光明和风姑，都很惊愕。

长孙光明制止了梁癫伤恸中的自伤。

风姑正留意着杜怒福，怕他有不测之举。

杜怒福却很“宁静”。

风姑听到杜怒福的低语，本来举止宛若贞静女子的镇定的她，一下子，也因为女性的多愁善感，而涌出了眼泪来。

铁手原跟这些人都不熟。

今回只是第一次见面。

所以他反而冷静。

他先去探养养的鼻息。

然后他把她的脉。

他还使她张开了嘴，去审视她的舌头。

梁癫凄厉怒叱：“别碰她！”

长孙光明知道铁手的用意，忙劝道：“我看铁捕头这样做，是有深意的，他要探究杜夫人的死因……”

梁癫猛然吼道：“什么死因，我抓下姓蔡的，分尸三千段！”

他正说着的时候，铁手发现养养背贴的地上渗着血水，他翻过死首，地上一摊鲜血，养养背部衣衫撕破，娇嫩的背肌竟刻上了几个鲜血淋漓、怵目惊心的六个字：

唵嘛呢叭咪吽

血水本已几近凝结，但因铁手掀动尸首，血痂迸破，才又渗出血来。

梁癡一看，毗睚尽裂，怒吼：“果是那丧心病狂的小子干的！”

双掌一抬，震开长孙光明，正待跃起，忽一个斛斗，扑地而下，哇地呕了一口血；原来他怒急攻心，虽有力拔山的气概，但因丧女之痛，椎心刺骨，气概尽失，加上他先时与铁手及蔡狂比斗之时，又负了伤，这一触动，当即吐血。

长孙光明道：“梁兄，你这又何必自苦呢，不如我们先收殓养养，再来议定……”

梁癡狂吼：“议你个头！不杀蔡狂，我誓不甘休！”

凤姑道：“大敌当前，我们先行自相残杀，未免不智，要成大事，得要相忍互重。”

梁癡咆哮道：“相重是互相尊重，天下哪有我忍他，他不忍我的事！他杀了养养，我不杀他，我是人吗！”

凤姑道：“可是，他为什么要杀养养？”

忽听杜怒福平声道：“人是不会杀死自己心爱的人的。蔡狂很爱养养，他没道理会杀她的。”

杜怒福痛丧爱妻，铁手怕他生受不起这般打击，却没料他开口说话，还能心平气和，持平论事。相比之下，梁养养忽然身亡只令他一愣，杜怒福的反应才教他大震；他向以沉

凝稳重见称江湖，但乍见爱妻丧命仍能这般气定神凝，铁手也自叹弗如。

就在这时，一人急奔而入。

这人左额有一颗大瘤。

正是“青花四怒”中的陈风威，因疾奔急驰，气喘未定。

“报告会主。”

然后怔住了。

因为来人已看到会主夫人身亡于地。

杜怒福知道自己手下一向强干精明，寻常事不会仓促入报，便问：“什么事？”

陈风威张大了口，只说：“……会主……会主夫人她……她怎么了……”

其实，他问的时候也一眼看得出来：会主夫人是“怎么了”，所以，他问的问题已不需要答案，而发问的神态是伤心欲绝。

杜怒福不答他，只问：“是什么事，你说。”

陈风威这才说出：“刚才小趾拿了夫人的手谕，到第七楼来，向我提取金梅瓶，我见既是有夫人的手令，也就交给她了。现想来有点不妥，所以就急着上来向会主报告一声，没想到……”

他的脸肌抽搐着，仿佛额上的瘤也胀大了起来。

谁都看得出来，“青花四怒”不但对会主忠心，对会主夫人也很有感情。

“是了，便是了！”梁癫吼道：“那厮便是为了夺取金梅瓶而害死养养的！”

杜怒福却道：“可是，她却是死在‘小我剑’下的。”

此语一出，铁手对杜怒福的震异，转成了钦佩。

原来养养的伤处只有一道，同时也是致命伤，那是在咽喉。

那一道创口，把她的气管割断。

但伤口却只渗出了少许血水。

凝结在伤口旁的血呈绿色，像一抹青苔般的锈色。

——那是梁癫的“小我剑”才会造成的伤口！

千万不要

梁癡气煞。

他几乎没跃起来三丈高。

“难道我会亲手杀我的女儿不成！”他咆哮狂吼，“难道我会为了陷害那姓蔡的禽兽而杀害自己的宝贝女儿不成！”

他一把掀起杜怒福：“我不是你，你瞪着眼当乌龟王八，那是你的事！你手指拗出不扳入，偏帮外人，也是你的事！我可要为养养报此血海深仇！”

他悻然甩下杜怒福，向天长号：“你杀了我女儿，还嫁祸给我，姓蔡的，若再教他活下泪眼山，我就当王八！”

他一面说，一面连身也不回飞退，他退得比前掠还快，遇墙穿墙、遇柱裂柱，陈风威想要拦他，他双目乍金，陈风威打了一个寒噤，梁癡已飞空跃了下去。墙破裂处，午阳照射而入，众人都眯起了眼，或以袖遮目。

他们设宴原在第三层楼，梁癡飞降而下，宛若大鸟，日影为之一黯，四周唳啸急鸣，此起彼伏。

陈风威急道：“会主，咱们要不要截下他……”

杜怒福马上决定：“千万不要，狂僧不可能杀养养，你们也断截不下他，自己人打起来，徒增伤亡！”

陈风威得令。

他立即掠到墙塌之处，怪叫三声，宛若夜鬼。

他叫声一起，其他的唿哨立即静止。

本来在四周蠢动的人影也全不见了。

只听梁癫已落到了楼下，还厉声道：“看谁敢拦我！你们别动养养一根毫毛，等我杀了那疯狗再回来找你们算账！”

说罢只听一阵地动山摇的轳轳大响，自三楼望下去，怪人梁癫已拖了他的怪屋怪鸟怪牛一道儿走下山去。

当真走得飞砂走石。

杜怒福道：“长孙兄，这事可要劳你了，要是给他追上了蔡狂，只怕两败俱伤，中了敌人之计。烦你走一趟，要是见二人交手，尽量排解一下，至少，也可从旁保护他们。”

长孙光明苦笑道：“只怕我也拦他们不住。”

铁手支持杜怒福的意见，“长孙兄只要不让他们互拚，其他当权宜从事。我现刻还要留在这儿片刻，查证一些事儿。凶手既敢在七分半楼下毒手，而且用的是梁癫的剑，留的是蔡狂的偈，如果不是他们二人下的手，那么，目的分明是要他们自相残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万万不能让他们对杀起来。长孙盟主轻功高妙，加上‘一鹤出世，二鹤升仙’的‘鹤神功’，只要敌住疯圣一阵，我便尽快赶来。”

凤姑却道：“梁癫背了房子和一头牛去追蔡狂，我看他是断断追不上的——还用得着去拦他吗？”

铁手道：“他这次扛走房子和牛，是不再信任把他的法

宝摆在这儿，恐怕他只是先行移走，只要找到适合的所在，必先放下屋子，全力去追蔡狂——他现在是复仇心切。蔡狂离开之际，看似是心喜不胜；梁癡追赶时却是悲愤若狂。仇恨的力量远大于喜悦，看来梁癡是追得上蔡狂的。”

长孙光明一拂长袖，双眉一剔，道：“两位既然这样说了，我当尽力而为。”

其实这是个苦差。因为谁都知道，梁癡和蔡狂一旦打起来，便谁也拆不开。要是敌人还好办些，至多全力一拚；但因是朋友，除非有铁手之功力，以一敌二，否则谁也化解不开。

风姑只好说：“你要多加小心，别把两个疯的癡的都惹上了。”

关切之情，洋溢于表。

长孙光明身形一展，如一只白鹤，投向窗外，瞬间不见。

铁手问陈风威：“你刚才说觉得小趾手持杜夫人的手瑜有点不妥，不知何以不妥？”

陈风威道：“她……”

杜怒福道：“你尽说无妨。”

陈风威仍是期艾：“我……”

铁手正色道：“现在杜夫人惨死，谁都有嫌疑，现下眼看七分半楼两大臂助就要互拚，你不但应该有话直说，也该有话快说。”

陈风威这才鼓起勇气，硬着头皮，道：“我……我和小趾感情本来就很好，因为一时糊涂，一时冲动，曾跟她……”

铁手明白。

那是私情。

私情无关公事。

谁都会有私情，只要不妨碍公事，那都是人家的自由。

所以他只问：“因此你了解小趾。”

陈风威说：“我觉得她好像……”

“好像什么？”

“好像不是小趾。”

大凡男女之间发生亲密关系之后，自然有另一层更深的感应，有些举止，只有经过这种亲昵的关系才能体会，所以特别能觉察出对方的异举。

陈风威又补充：“……但她又是小趾。”

“哦？”

“只不过，她说话的神态不一样了……”

小趾仍是小趾，不过，那已不是那个跟他有过亲密关系的小趾了。

“况且……她还很……”

“很什么？”

这次由凤姑来问。

由女人家来问女儿家的事，也比较方便。

“很香。”陈风威红着脸，红得连瘤也紫了，“小趾她……平常是不抹香的。”

“香”字令铁手心念一动。

“小趾在跟你说话的时候，”铁手即问，“并没有正面向着你，是不是？”

陈风威张大了口，眼色里既很担忧，也很惊讶：“是。那几种植了好些药草，跟我说话……却似不大认得我那样。”

他忍不住要问：“你……铁捕爷，您是怎么知道小趾她没……没靠近我说话呢？”

铁手铁眉深锁：“我担心她恐怕不是小趾。”

“您……您的意思……意思是……”

凤姑冰雪聪明，她问杜怒福：“好不好传令下去，四处搜一搜。”

杜怒福道：“好。”

阳光因墙破而直接照进来，凤姑心里一憾，她看见杜怒福本来黑亮却略为稀松的头发，竟已全白！

陈风威乃颤声道：

“搜？搜什么……难道小趾她……”

陈风威不敢再往下说，也不敢再往下想。